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近思録卷三四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沈啟晉

近思録卷三

宋朱子呂祖謙同編

葉采集解

致知　凡七十八條

此卷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二段總論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於讀書二十三段至三十三段總論讀書之法三十四段以後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爲序

始於大學使知為學之規模次序而後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於中則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繼之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故繼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藴則可以識聖人之大用故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横渠易說以下則仍語録之序而周官之義因以具焉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通曉達也知言者天下之言無不究明其理而識其是非之所以然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文集下同說見論語○時中謂有時而中之億以意揣度也揣度而中則非明理之至矣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

故求而後得今諸君與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伊川先生答横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寛裕温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本註云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纎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若思強索則易至於鑿而不足以達於理涵泳深厚則明睿自生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量有得中心悅豫沛

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學固原於思然所貴從容饜飫而自得不可勞心極慮而强通

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遺書下同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講學則理明而怪妖不足以惑之矣

學原於思學以明理為先善思則則睿生而物理可格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

意味氣象迥別學者於仁或日或月而至焉其至之時其視夫三月不違者所造所見亦無以異但其意味氣象則淺深厚薄迥然不同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潛玩聖賢氣象庶養之厚而得之深若徒考論文義則末矣

閑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忠信進德力行也謂行可以強而進知不可以強而至

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

明睿知思止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學者當以致知為先苟明有所不至徒規規然學堯之行事其可得乎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固守者勉强而堅執固有者從容而自得未致知便欲識意是躐等也勉强行者安能持久忠信即誠意之事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有未至而勉强以為忠信其能久乎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見理明則真知而實信之自然樂於循理蓋人性本善順理而行宜無待於勉强惟於理有未知或知有未盡臨事布置故覺其難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

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真知者知之至也真知其是則順而行之莫能遏矣）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進德之實而聖經之旨要必玩味積久乃能真知而亦不徒在於解釋文義而已）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三者窮理之目當隨寓而究竟然讀書講明義理尤為要切而觀人處事之準則要亦於書而得之）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

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朱子曰程子說格物曰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意向俱到不可移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具是物而不能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知乎物之極則事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朱子曰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

唯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為妙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說見尚書○睿通微也人心虛靈本然明德致思窮理久自通微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致知之道弗明弗措然人心亦有偏暗處當且置之庶不滯於一隅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知識明則力量自進真知事理之當然則自有不容已者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

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無二理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因見物而反求諸身則是以物我為二致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四端說見孟子理散於萬物而實會於吾心皆所當察也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習次自然豁然有覺處按上段曰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再三言之惟欲學者隨事窮格積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其當然之則一旦融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覺斯道之大原全吾心之本體物既格而知且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然之後曾子一唯之時乎或者厭乎觀理之煩而遽希一貫之妙

或專滯於文義之末而終昧上達之旨皆不足有見於是道也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致思則能通乎理故明睿生焉其睿則可以入聖域故睿作聖然致思之始疑慮方生所以溷濁致思之久疑慮既消自然明快此由思而生睿也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思慮泛遠而不循序漸進則勞心而無得即吾所知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是謂近思○朱子曰若是真箇劈初頭理會得一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去相次亦不難又曰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已

學者先要會疑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了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横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物異爲怪神妖爲姦見理未明自不能無疑雖得於人言亦未必信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天者物理之所自出知天則通乎幽明之故察乎事物之原而妖異之所由興皆可識矣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

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學者知有未至且堅守正論不為邪妄所奪又能進於學而不已則怪異不必攻辨將自識破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文集下同○不能堅守正論內懷疑端外為邪蔽久則所惑愈深矣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性者人心稟賦之理天道者造化流行之妙以仁為己任蓋期於實體而自得也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然則後之學者高談性命而實不領會

者可以自省矣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一作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顔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顔子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後者是其察理猶或有一毫之未精故所存猶或有一毫之間斷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上下坎爲習坎卦當重險而彖辭曰維心亨人之博學窮理始多齟齬積習既久自

然心通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有所疑而滯於舊見則偏執固吝新意何從而生舊疑何自而釋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疑義有所通隨即劄記則已得者可以不忘未得者可以有進不記則思不起猶山徑之蹊間不用則茅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按此段及焞到問為學之方一段泉州本皆繫卷末而舊本則此段在第二十一尹問一段在三十三今考此卷編輯之意則二段乃總論致知不當在卷末無疑也但舊本此段不全載心中有所開以下云云恐是後來欲添足此數語傳者誤成重出耳又詳此段已是專論讀書之法不當在

廿一疑當時欲移在尹問之後故並錄之耳今不敢輕改姑從舊本而添入心中有所開數語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橫渠孟子說○思之其說似窮然後更加審思明辨之功則其窮者通而所得者深也若告子不得於言不復求之於心固執偏見而不求至當此孟子所深病也○此以上總論致知之方以下乃專論求之於書者詳見卷首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遺書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

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識路徑則知趨向立門庭則有規模得於師友者如此然後歸而求之可矣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理本平直者以崎嶇委曲之意求之乃失之鑿詩見小雅大東篇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聖人之道遠近精麤無所不備故聖人之言道亦無所不至如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是其近者如一貫之旨性天之言是其遠者固無非道也又豈容盡求其深遠而過

為穿鑿耶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其遠者雖子貢猶未易得而聞其近者雖鄙夫可得而竭也○或曰聖人之言包蓄無所不盡語近而不遺乎遠語遠而不遺乎近故曰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非但高遠而已愚按此段本欲人平心以觀書不可妄生穿鑿又謂聖人之言自有遠處自有近處如此則謂語近而不遺乎遠者意自不同也前說為是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

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充實之美在己詩之稱美在人如此之類豈可泥為一義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陳忠肅公瓘字瑩中子曰者文中子

答或人之問謂乾乾不息此語最為盡易之道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

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學經者要當周遍精密各窮其旨歸而後能通經苟但借其一語謂足以盡一經之旨豈治經之道蓋好高求約之病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朱子曰固是無

窮須見所以無窮始得

令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說見論語○朱子曰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專對也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同上○朱子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也

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讀書之法但反諸己驗其實得致其實用變化氣質必有日新之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為乃有益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觀聖賢治效遲速淺深之殊要必究其規模之略施為之方乃於己有益此致知之法也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書○緊要謂綱領也

焞初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是讀書書

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此言徒貪多而不知其要則是蓄書之肆而已頤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又言徒貪多而無玩習之功則所學者非我有也玩味而不忘而又力行其所知則所得為實得○以上總論讀書之法以下乃分論讀書之法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遺書下同○朱子曰大學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

學者先須讀語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語孟之書尤切於學者身心日用之常得其要領則易於推明他經而可以權度事物矣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甚生猶非常也

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

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終身儘多謂一生受用不盡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全無事者全無所得○朱子曰有得一二句喜者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從此著實理會去將久自解脩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不治而明言易明也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

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未至以所行言未得以所知言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句句而求則察之密晝味夜思則思之熟然平心易氣而不失於鑿有疑則闕而不强其通如是則聖人之意可得而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語孟極聖賢之淵源為斯道之統會體用兼明精麤畢備讀之而不通於道則章句訓詁而已雖博而何益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

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旣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外書下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問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狹單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便通貫浹洽

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詩大抵出於人情之真感化之自然者學者於詩吟哦諷詠其性情涵養條暢於道德自然有感動興起之意此即曾點浴沂詠歸之氣象

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

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遺書○詩人之詞寬平忠厚故有興起人汪洋浩大之意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立說只平讀著意自見

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外書下同○點掇猶沾綴

拈掇也意如上章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觀詩則使人興起感發便自然有進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詳見孟子○詩大雅文王篇曰有周不顯言周家豈不顯乎蓋言其顯也苟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

舜所以事君（遺書下同）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卻卑說本便遺卻末（中庸子思所述而傳之孟子者也其言天命之性則推之於脩道之教言中和則極之於天地位萬物育言政而本之於達德達道言治天下國家則合之於誠小大兼舉費隱兼該蓋是道之大體用相涵本末一貫元不相雜說本而遺其末則亦陷於空虛而未達天下之大本矣）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陰陽變易而生萬化聖人象之而畫卦爻使人體卦爻之變易而隨時以從道也〇或問易即道也何以言變易以

從道朱子曰易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故所以然也開物者使其知之明成務者使其行之就也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沿流而求源謂因言以求其意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

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尚尊尚之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少之變象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是也占者吉凶悔吝厲无咎之類是也辭者言之則也故以言者尚其辭變者動之時也故以動者尚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尚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尚其占然辭變象占雖各有尚而吉凶消長進退存亡易之大用皆具於辭故變推辭而可知象與占皆不外乎辭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玩厭習也不止於觀而已蓋卦之象可觀而辭之理則無窮故必玩習其

辭文之變可觀而占之義則無窮故必玩習其占平居而觀象玩辭則各盡乎卦之理臨事而觀變玩占則各盡乎爻之用然象與變占皆具於辭故必由辭以通其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朱子曰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又曰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又曰衆理會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耳典禮者典常之禮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文集下同○道無遠近之間然觀書者必由粗以達於精即顯以推其微本民彛日用之常而極於窮神知化

之妙不可忽乎近而徒務乎高遠也

伊川先生答張閎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本註云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張閎中見程氏門人錄易有太極形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而後象與數形焉此作易之本也易之理寓於象象必有數知其理則象與數皆在其中此學易之要也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

者之所務也理者象數之本也不務求其本而徒欲窮其末如京房郭璞之流是也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下同○大卦九二象傳方猶術也時有盛衰勢有强弱學易者當隨其時勢惟變所適惟道之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强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乾下艮上為大畜初與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以畜之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又不能進也四與五雖陰柔而能止乎健者以畜之時在於止四五位據乎上勢又足以為止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

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葢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

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震卦六五傳二者內卦之中五者外卦之中皆中也三為內卦之上四為外卦之下皆不中也六爻之位初三五為陽二四上為陰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為當位反此者為不當位當位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坤六五非正也而曰黃裳元吉泰九二非正也而曰得尚于中行葢以中為美也蠱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悔四則往吝既濟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三年之憊四則有終日之戒葢以不中為歉也正者天下之定理中者時措之宜也正者有時而失其中中則隨時而得其正者也故中之義重於正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

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遺書下同○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五為君位四近君亦可以為儲貳然易本無拘惟其所遇皆可用占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

用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反復如復姤之類往來如賁无妄之類上下如咸恒之類皆陰陽變易之道而易之所以為易也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外書下同○易無不該無不合者理之根極本一貫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只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

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學者當體此意使於卦象辭義皆的然見其不可易而後為得也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游氏或未之深思特以此語艱深而率爾請問故伊川不答而直攻其心欲使反己而致思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義理無窮聖賢之心亦無窮學者不可以不自勉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

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為之制節而後爭奪息導之播植佃漁而後生養遂示之五品教之孝弟忠信而後倫理明三者具矣故建極秉彝而人道立五氣順布而天道成山川奠位而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以大聖人之資豈不能一旦而盡興天下之利而必待相繼而始備者蓋聖人之所為惟其時而已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鄭氏曰三重謂三王之禮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周正建子為天統商正建

丑為地統夏正建寅為人統而天運周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而人道備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做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三代而下王者之迹熄時君雖欲倣而為之亦皆無所考證不過用其私意妄為而已子丑寅建正蓋本三才以更始秦至以亥月為歲首自謂水德欲以勝周忠質文更尚皆本仁義以致用漢專以智力把持天下故謂漢家自有制度蓋極言世變之不復近古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寓經世之大法所以上承將墜之緒下開無窮之治也故考諸前聖而無差謬參諸天地而無違悖驗諸鬼神之幽而無所疑待乎百世之遠而無所惑蓋天地鬼神同此理前聖後聖同此心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聖人之辭本無待於贊助然游夏擅文學之科而不能贊一辭者以見其微推與旨非聖人不能與於此也顏子克己復禮以至三月不違其於道也庶幾矣故四代禮樂獨得與聞其說夏時謂夏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得乎人時之正始事之宜者也輅古之木車也殷車曰

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蓋適於用而辨於等故不厭其質也冕祭冠也周禮有五冕其制始備蓋尊首飾而嚴祀事故不厭其華也韶舞舜樂盡善盡美者也○或問顔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顔子說蓋三代制作大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人之大法而已故伊川引以為據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

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春秋大義在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功利正中國而外夷狄之類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也其難見者蓋在於微辭隱義各以其時措從宜者非深明乎時中者未易窺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予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各當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寬猛之宜而無過與不及是非之公而無有作好作惡揆度也權衡者酌一時之輕重模範者立萬世之軌則○朱子曰春秋大義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待秦繆之類却恐未必如此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正為此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

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聖人精義入神泛應曲當未可以一端窺測故學春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有餘心悟自得庶幾深造微奥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藴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文集○通其文而後能明其義得其意而後能法其用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道非無用用無非道然詩書即道而推於用主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秋即用以明道主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固可以治病春秋如因病用藥是非得失尤為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遺書下同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

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律令者立法以應事斷例者因事以用法）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較判別也春秋一句為一事故是非易決又考其事迹而是非易明故於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更讀一經如下文所論中庸春秋雖於窮理為要然又須義理通明然後能察人事得失之機識聖人裁制之權）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

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春秋之權衡即中庸之時中也若於禹顏之間取中則當洪水之時不躬乎胼胝之勞在陋巷之時不安乎簞瓢之樂皆失乎時中矣

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義者所以處時措之宜所謂權也義以上則聖人之妙用未易以言盡也

春秋傳為按經為斷本註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聱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觀高祖寬大長者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入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偽游雲夢則知諸侯王次第而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如此之類皆致知之方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然有不

是敗者然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機謂治忽動於幾微者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外書○范祖禹字淳夫。按外書又云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說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

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橫渠易說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周建六官而天官冢宰統理邦國內外之政小大之事無所不總若非心量廣大何以包舉四海綜理百職令無此心量但欲每事委曲窮究必不能周悉通貫之矣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釋氏論性極廣大然不可以理事其體用不相涉也如此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

許大心胷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語錄下同

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嶮求之今以艱嶮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人情不相遠以己之意逆彼之志是為得之詩以感遇而發於人情之自然本為平易今以艱嶮之心求詩則已失吾心之自然矣而何以見詩人之心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

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詩人之情性溫厚而無刻薄平易而無艱嶮老成而無輕躁若以崎嶇狹隘之心安能見詩人寬平廣大之意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羲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胸如何看得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

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讀書不多則見義不精然讀書者又所以維持此心使無放逸也故讀書則心存心存則理得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朱子曰書須成誦少間不知不覺自然觸發曉得益一段文義横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得而後已今人所以記不得思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不精不熟之故也又曰横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

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

疑方是進矣每見是書而每加新諭則學進矣然學固凡以釋疑而學亦貴於有疑蓋疑則能思思則能得於無疑而有疑則察理密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孟子論春秋皆發明聖人之大旨舉春秋之綱領後人未及於理明義精而揣摩臆決故其說多鑿

近思錄卷三

近思錄卷四

宋朱子呂祖謙同編

葉采集解

存養凡七十條

此卷論存養葢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為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一者統一而不雜也湛然無欲心乃純一靜而所存者一人欲消盡故虛虛則生明而能通天下之理動而所存者一天理流行故直直則大公而能周天下之務動靜惟一明通公溥庶幾作聖之功用○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為要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朱子曰一陽初復陽氣甚微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微陽

如人憂端方蕳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愚謂天人之氣流通無間至日閉關財成輔相之道於是見矣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頤卦傳威儀見於容貌行義著於事業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頤卦彖傳言語不謹則敗德飲食無度則病身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震卦彖傳匕以載鼎實鬯秬酒也雷震驚百里可謂震矣而奉祀者不失其匕鬯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而不為驚也是知君子當大患難大恐懼處之安而不自失者惟存

誠篤至中有所主則威震不足以動之矣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艮卦彖傳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然非屏視聽也蓋不牽於欲則無私邪之見耳○朱子曰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意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朱子曰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己之欲矣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

見謂不交於物也不交於物非絕物也亦謂中有所主不誘於外物之交也○朱子曰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是也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内欲不萌不獲其身也外物不接不見其人也人已兩忘内外各定是動靜之間各得其所止何咎之有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説話遺書下同○徒事問辨而不加存養口耳之學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聖賢垂訓多端求其指歸則不過欲

存此心而已心不外馳則學問日進於高明矣○朱子曰孟子求放心乃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旨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明道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李籲字端伯程子門人也義理養心本兼動靜但此答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故曰但存涵養意久則自熟敬則心存於中無所越逸即涵養之意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明道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誠存則邪自閑矣）

邢和叔言五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

邢恕字和叔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體猶體幹全體謂全主宰以為應酬之本心存而理得雖有不中於理亦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說見論語○恭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之時齋莊嚴肅儼然於容貌而已及夫執事而敬主於事與人而忠推於人自始學以至成德皆不外此但勉强與安行之異耳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

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養心莫善於持敬然不可執持太迫反成私意於道却有礙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詩魯頌曰思無邪曲禮曰毋不敬心存乎中而邪念不作則見之所行自無差失○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

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持敬而無自得之意又為之不安者但存心未熟之故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

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作意太過勉强以為恭而不知禮本自然是以勞而不安也私為恭者作意以為恭而非其公行者也非體之禮謂非升降揖遜之儀鋪筵設几之文蓋自然安順之理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私意謂矯飾作為之意循理則順乎自然盡乎當然何不安之有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

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有志問學而作意太迫則有助長欲速之患○朱子曰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說見孟子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孤謂寡特而無輔也涵養未充義理單薄故無自得之意及德盛而不孤則胷中無滯礙左右逢其原沛然有餘裕人何不步樂之有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此言靜而主敬事物未交心主于敬不偏不倚即所謂未發之中敬非中敬所以養其中也

伊川先生曰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司馬承禎字子微唐天寶中隱居于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清淨無為坐忘遺照之道按程子又曰有忘之心乃是馳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著意把捉則心已為之動故愈差

明道先生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

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强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繫縛且中有何形象張戩字天祺欲强絕思慮然心無安頓處司馬温公欲寓此心於中字亦未免有所繫著○朱子曰譬如人家不自作主却請別人來作主

有人胷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此言應事處有善惡交戰之患

亦是心無所主故也苟能持守其志不爲氣所勝則所主者定何有紛紜

其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篤於持敬無往非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聖人無心記事故其心虛明自然常記今人著心强記故其心紛擾愈不能記然記事不能與處事不精二者又皆出於所養不厚則明德日昏故已往者不能記方來者不能察也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

心不可有一事或問凡事須思而後通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非敬則心昏雜理有不能察而知有不能致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事至當應初何為累顧心無所主不能定應反累事耳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特以全其天理而已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

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止者事物當然之則如大學為人君止於仁之類人之應事能止所當止則亦無思慮紛擾之患矣舜誅四凶惡在四凶自應竄殛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以上並伊川語○應事而不止其所當止是以一己之私智攬他事而不能物各付物者也所謂物各付物者物來而應不過其則物往而化不滯其迹是則役物而不為物所役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誠實懇至則人

無不感遇事有一毫厭倦之意則是不誠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明道先生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胷中躁擾詎識此意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胖安舒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然非敬謹之意然玩其氣象則必心無隱慝而廣大寛平體無怠肆而安和舒泰充其至則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者也學者守之則唯在謹獨蓋隱微之中常存敬謹之意則出門使民之際乃能及此

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

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自其敬以脩己充而廣之則政理清明而百姓安風化廣被而天下平蓋惟上下孚感一於恭敬舉無乖爭凌犯之風和氣薰蒸自然陰陽順軌萬物遂宜禮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所謂四靈畢至也又曰體信以達順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聦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敬則心專靜而不昏故明睿生推此敬可以事天饗帝天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饗如郊祀之類〇朱子曰聦明睿智皆由是出非程子實因持敬而見其效何以

語及此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所養厚則行有餘力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屋漏者室之西北隅謂隱暗之地也隱暗之地自反無愧則心安體舒此謹獨之效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心常存則常活蓋隨事應酬心常在我無將無迎故常活而無滯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朱子曰天地亦是有個主宰方始恁地變易無窮就人心言之惟敬然後流行不息敬纔間斷便是不誠無物也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如日之升羣邪自息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敬立則內直義形則外方由內達外生理條直而無私欲邪枉之累則心德全矣

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文言曰敬以直內而不曰以敬直內蓋有意欲以之而直內則此心已有所偏倚而非直

矣必有事焉而勿正者敬所當為而無期必計效之意也

涵養吾一心存則不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朱子曰聖人見川流之不息歎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體惟聖人之心默契乎此故有感焉於此可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矣又曰有天德則純是天理無私意間斷便做得王道又曰學者謹獨所以為不已少有不謹則人欲乘之便間斷也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蒙卦六三爻辭

己未能自立則中心一無所主雖為善事猶為逐物而動若能自立則應酬在我物皆聽命何撓之有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恰似作室無基址今求此心正為要立基址得此心有箇存主處為學便有歸著可以用功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

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閑邪之意即是誠也苟役心於邪妄而暫欲存其誠則亦無可存之理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孟子言性善如孩提之愛親敬兄如見赤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如四端之發無非自然由中而出蓋實心非外鑠操之則存矣所謂閑邪者亦不過外肅其容貌內齊其心慮則敬自然生邪自然息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本註尹彥明曰敬有甚形

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敬者心主乎一無放逸也靜而主乎一則寂然不動不散之東西常在中也動而主乎一則知止有定不滯乎彼此常在內也常存此心則天理自明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閑其邪思則心固一矣然心既主一則自無私邪之念不必閑也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外整齊而內嚴肅則心自一理自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人心無常亦惟操之則存學者實用力而有見於斯則直得所以存心之要而不患於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矣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朱子曰周子說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人只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涉却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

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絕聖者黜其聰明棄智者屏其智慮老氏之絕聖棄智釋氏之坐禪入定皆絕天理害人心之教也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免此謂有思慮而無紛亂林用中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闞其室○或問程子言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何也朱子曰此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主敬則自不為事物紛擾所謂敬

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主一無適者心常主乎我而無他適也蓋若動若靜此心常存一而不二所謂敬也不欺不慢不愧屋漏皆戒懼謹獨之意此意常存所主自一○朱子曰程子有功於後學最是拈出敬字有力敬則此心不放事事從此做去又曰無適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無適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敬存於中嚴威儼恪著於外者然未有外貌弛慢而中能敬著

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默然無言孳孳者亹亹不倦之意聖人為善固無間斷然方其未接物之時但有主敬而已是即善之本也不是但默然無言謂其靜而有所存也靜而有存故善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者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盤坐曰箕蹲時曰踞箕踞乃傲惰之所形見學者始須莊敬持守積

久自然安舒矣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敬存於執事莊亦於等威嚴施於法制皆發於心而見於事者發之而當則無害也苟發不以時或雜然而發或過而無節其事雖正亦是邪念

蘓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未註云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蘓昞字季

明張程門人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方其未發此心湛然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一念纔生便屬已發之和矣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呂學士與叔也四者於未發之前可以涵養是中若有意求之則不得謂之未發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强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未發之前不容著力用功但有操存涵養而已曰當中之時耳無

聞曰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朱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操持底在這裏始得不然向空寂了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朱子曰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字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為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復者動之端也故天地之心於此可見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

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此段問答皆論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條問者乃轉就動處言也止其所者動中其則而不遷也若心有所重則因重而遷物各付物而我無預焉則止其所止而心不外馳矣或問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朱子曰靜中有物者只是敬則常惺惺在這裏又曰靜中有物

只是知覺不昧或問伊川云纔有知覺便是動曰若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曾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

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心不專一則言動皆無實故曰不誠之本猶學奕者一心以為鴻鵠將至則非誠於學奕也思慮者動於心應事者見於言行皆不可不主於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夢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

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眹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吉凶云為之兆見於夢者則此心之神應感之理却不為害苟無故而夢皆心妄動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人心操之則在我放而不知求則任其所之以心使心非二心也體用而言之耳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持其志者有所守於中無暴其氣者無所

縱於外然中有所守則氣自完外無所縱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中有所養而後發於外者不悖至若謹言語此亦學者所可用力但不可專於言語上用功

先生語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心張南軒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外書下同○仁者心存乎中純乎天理者也把捉不定則此心外馳理不勝欲皆是不仁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外無物慾之撓則心境清內有涵養之素則明睿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心專而靜則言不妄發發必審確而和緩浮躁者反是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只有此心操之在我不可任其所之也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顥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心以靜而定理以靜而明朱子曰靜坐則收拾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〇仁猶人之安宅也居之三月而不違者是在內而為主也其違也暫而已日月至焉者是在外而為賓也其至也暫而已過此謂三月不違以上大而化之之事非可以勉强而至矣故曰非在我者〇朱

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為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為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愚按前說則是已不違乎仁後說是仁不違乎已雖似不同其實則一也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心者耳目四肢之主天君澄澈則視明聽聰四體自然從令若存心於道者未熟則客慮足以勝其本心習俗足以奪其誠意○朱子曰横渠大段用工夫來說得更精切又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

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語録下同○剛則守之固行之決故足以進於道柔懦委靡必不能有立矣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朱子曰横渠學力絶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為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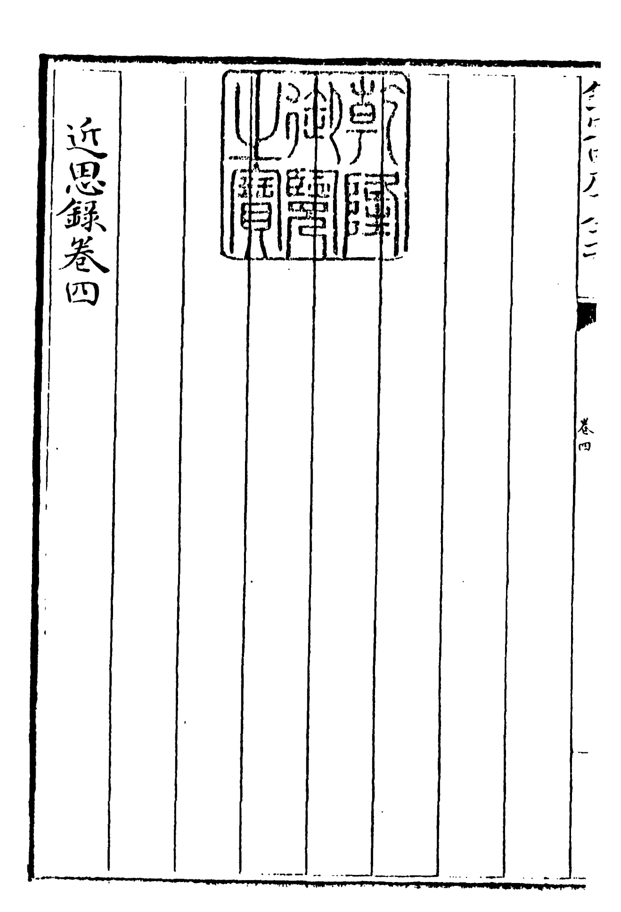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視心如嚴師則知所敬畏而邪僻之念不

作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易說下同○此心靜定而明生焉水之止者可鑑而流水不可鑒亦是理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令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已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寘寘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艮卦彖辭動靜各有其時然學者多失於

不當動而動因循廢學終何光明之有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閡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閡閡礙也言動輕妄而不敦篤則此心外馳非仁也有所繫閡昏塞而不虛靜則此心固覺非仁也然必存心之久實體於己然後能深知其味



近思錄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近思錄卷五至十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曹廷慶

近思錄卷五

宋朱子吕祖謙同編

葉采集解

克治凡四十一條

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既厚及推於行己之間尤當盡其克治之力也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

旨深哉重乾相繼故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言君子體乾健而又健至誠不息此用乾之善者也山澤為損激於忿象山之高必懲創之弱於慾象澤之深必室塞之此用損之大者也風雷為益遷善象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象雷之迅則惡日消此用益之大者也○朱子曰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通書○動而得則吉失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咎吝則私小而可蓋四者一善而三惡動其可不謹乎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

也明通聖也遺文○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耳順矣○或問孟子與周子之言果有以異乎曰孟子所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所不能無然多而無節則為心害周子則指心之流於欲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然由孟子之寡欲則可以盡周子之無欲矣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心之形見處制乎外所以養其中謂就視聽言動上克治也上二句言其理下二句是工夫顏淵請

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或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視與見異聽與聞異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有聽之之心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人心虛靈感應出入無迹可執操存之要莫先謹視則猶節也苟物欲之蔽交乎吾前感於所見中必移矣惟能制之於外目不妄視則神識泰定內斯以安久而誠則實理流行動容周旋中禮矣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

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人秉五常之性本無不善惟知識誘於外而忘返物欲化其内而莫覺由是所秉之正日以喪矣誘者化之初化者誘之極也知止者知其所當止也有定者得其所當立也閑邪於外所以存誠於中也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内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躁輕肆也妄虚謬也言語之發禁其輕肆則内静定矣禁其虚謬則内專一矣樞扉臼也機弩牙也戶之闔闢射之中否皆由之發言乃吾身之樞機故一言之惡或至於興師一言之善或可以合好得則有吉有榮失則有凶有辱躁而傷於易則誕肆而不審妄而傷於煩則支離而遠實肆縱情也肆己

者必忤物躁之致也悖非理也悖而出者必悖而反妄之致也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文集○朱子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思是動於內為是動於外○明哲之人知其幾微故於所思而誠之一念之動不敢妄也立志之士勉勵其行故於所為而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也順理而動則安裕從欲而動則危殆守於為也造次俄頃而克念不忘戰兢恐懼而自持不失誠於思也習謂修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伊川易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

也（陽往為剝陽來為復復卦乃善之返初爻乃復之先過而先復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人必有所失而後有所復既有失則不能無悔惟未遠而復故不至於悔乃元吉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有過而知之敏改之速不待其形顯故無悔也）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遠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不

待勉强而中乎道從心所欲而不過乎則是聖人之事無過之可改者也顔子未能及是故未免於有過然其明也故過而必知其剛也故知而即改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伊川易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終進之極也剛進之極動則為過惟可用之以自伐其邑伐邑內自治也以是自治則守道固而遷善速雖過於嚴厲吉且无咎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剛進

之極有乖中和終為疵吝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損卦彖傳天下之事其本皆出於天理民生日用之常治道之不可廢者其末流則末勝本華勝實人欲勝天理其害有不勝言者矣故損之為用亦惟損過以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損人欲以復天理耳

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暱未必能正特以義不可而勉勉決去之意亦未必誠也但九五中正故所行猶不失中正之義僅可无咎然心有所比不能無欲其於中正之道未得為光大聖人發此示人欲使人正心誠意無一毫繫累乃能盡中正之道充實而有光輝也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節卦彖傳兌上坎下為節兌說也坎險也見險則止矣人惟說則易流方說而能止是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九二以剛居柔在節卦是為不正之節也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者節其過以就中此剛中正之節也節於用而為吝嗇則於用有不足節於行而為柔懦則於行有不足此不正之節九二是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

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經說○克忮害伐驕矜怨忿恨欲貪慾四者皆生於人心之私也天理流行自無四者之累則仁矣四者有於中而能力制於外則亦可謂之難能然慾之根未除故未可謂之仁○朱子曰克己為仁者從根源上便斬截了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制其末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著於心而未能去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遺書下同○義理者性命之本然客氣者形氣之使然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明道

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學以立志為本而後氣質可變化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吝則為私意小智所纏繞而無浩然正大之氣

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怒氣盛則不能自遏懼氣怯則不能自立故治之皆難然己私既克則一朝之忿有所不作矣物理既明則非理之懼有所不動矣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

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邵康節先生名雍字堯夫擊壤詩小雅鶴鳴篇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所侵陵則修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小人者必嚴動心而不敢苟安忍性而不敢輕發增益其所不能豫防其所未至如此則德日進而理日明矣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教以室中率置尖物習見既熟則不復畏之矣克己之功類當如此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專務責人

而不知責已是捨已職分而憂人之憂者也

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朱子曰此程子為學者言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

九德最好皐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寬弘而莊栗則寬不至於弛和柔而卓立則柔不至於懦愿而恭則朴愿而不専尚乎質亂治也亂而敬則整治而不徙事乎文蓋恭著於外敬守於中也馴擾而毅則擾不至於隨勁直而溫則直不至於訐簡大者或規矩之不立今有廉隅則簡不至於疎剛者或傷於果斷今塞實而篤厚則剛不至於虐強力者或徇血氣之勇今有勇而義則彊不至於暴蓋游氣紛擾萬有不齊其生人也有氣稟之拘自非聖人至清至厚至中至正

渾然天理無所偏雜蓋自中人以下未有不滯於一偏者惟能就其氣質之偏窮理克己矯揉以歸於正則偏者可全矣是知學問之道在理慮之際其論德已如是之密矣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食飲衣服各有當然之則是天賦之職分也有一毫私己貪吝之意即是廢天職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

本註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周子用功之深故知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故能隨處加察在學者警省克治之力尤不可以不勉也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人有耳目鼻口四肢自然有私已之欲惟能克已然後合天理之公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為悔有過自責乃羞惡之心然已往之失長留愧怍應酬之間反為繫累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一念外馳所向既差即是欲也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註云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聞過而喜則好善也誠改過也速子路以兼人之勇而用之於遷善改過其進德也庸可既乎是足為百世師矣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

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麤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怒甲而不遷其怒於乙槩而觀之則稟性和平者若皆可能然以身驗其實而求其所以不遷怒之由則非此心至虛至明喜怒各因乎物舉無一毫之私意者殆未易勉强而能也○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遷也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

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聖人之心因事當怒者而怒之是怒因物而生不自我而作也又豈有之於已耶譬明鏡照物妍媸在物鏡未嘗自有妍媸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者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怒氣易發而難制世固有怒於其室而作色於市人者其遷怒也甚矣有能自禁持怒此人而不以餘怒加辭色於他人者已不易得況乎物各付物而喜怒不有於我者豈非甚難者耶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

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役物者我常定役於物者逐物而往聖人之心常湛然如止水無有一毫作好作惡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作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外書下同○朱子曰此數語極有味又曰當初亦知是好語謾錄於此今看來直是恁地好○身心無私欲之累自然安舒俯仰無所愧怍自然快樂少有間斷則自視欿然矣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聖人所謂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者

非若後世欲為長厚之意葢有感而後有應責人之應而不自反其感之之道則是薄於本而厚望於末無是理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按胡文定公問上蔡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愚謂尢謝子為己之學則一切外物皆不足以動其心矣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說見孟子

○朱子曰動心忍性謂悚動其心堅忍其性然所謂性者亦指氣稟而言耳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己說見論語○見人有善即思自勉則誰不可及見人不善惟當自省亦無非反己之地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慾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耳正蒙下同○湛而不動一而不雜者氣之本體也飲食與味之嗜而營求攻取於外者氣之動於欲者也攻取之性即氣質之性屬足也屬厭猶飫足也

君子知德之本故凡飲食臭味才取足而已不以嗜好之末而累此心之本也孟子所謂不以口腹累心毋以小害大賤害貴是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麤矣成性者全其本然之天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人能惡不仁則其察已也精有不善必知之矣苟徒知仁之可好而不知不仁之可惡則所習者或未之察所行者或未之明雖有好仁之心而卒陷於不仁而莫之覺矣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

道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意而無斷制之明故曰未必盡義徒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樂善之誠故曰未必盡仁

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處世有乖違豈在人者皆非在我者皆是以此存心則惟務盡己不必咎人也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舊習未除志不勝氣則心慮紛雜

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朋友之來橫渠論語說○朋友有講習責善之義琴瑟有

調適性情之用簡編有前言往行之識朝夕於是則心有所養而習俗放僻之念不作矣然三者之中朋友之益尤多故有朋自遠方來所以樂也

矯輕警惰語錄下同○輕則浮躁惰則弛慢二者為學之大患然輕者必惰雖二病而實相因其進銳者其退速輕與惰之謂也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葢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慾仁者天理之公利欲者人心之私故背馳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

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為人剛行音項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學者當去輕傲之氣存恭謹之心剛行麤暴也其為人麤暴必不肯遜志務學而亦終不能深造於道子張氣貌高亢而無收斂誠實之意故曾子以為難與並為仁

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心之神寓於目故目視高下而心之敬傲可見心柔者聽人之言必敬且信而不敢怠慢矣

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

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始則氣輕而苟於求合終則負氣而不肯相下若是者其果有益於已乎故朋友之間以謙恭為主則其相親之意無厭相觀之效尤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闕里童子居則當位行則與先生並蓋輕傲而不循禮故夫子以為非能求益者但欲速於成人而已故學者當以和順為先則謙虛恭謹有以為進學之地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詩大雅抑篇溫和恭敬為德之本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很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惰而莫為禁止病根既立隨寓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近思錄卷五

近思錄卷六

宋朱子呂祖謙同編
葉采集解

家道凡二十二條

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非為己之學也經解說見論語　為弟為子者其職在於孝弟而已行之有餘力而後可學詩

書六藝之文職有未盡而急於學文則是徒欲人之觀美非為已之學也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易傳下同○師卦九二傳可者僅足而無餘之稱竭其所當為無過外也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蠱卦九二傳幹治也蠱事之壞也人子事親皆當以承順為主使事得於理而已然婦人柔暗有難以遽曉尤當以柔巽行之比之事父又有間矣但為矯拂而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之過也

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已剛陽之

道遠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巳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以剛直之資遽為矯拂內則傷恩而有害天倫之重外則敗事而卒廢幹蠱之功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若孟子於齊宣王諸葛孔明於蜀後主是也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九爻陽而三位剛位又不中剛過乎中者也事親而過剛不能無悔矣然蠱之下卦為巽巽者順也又陽爻居陽位居得其正則亦不至大過故無大咎也但謂之小悔則於

事親之道已非盡善者矣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家人卦彖傳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二者並行而後處家之道得矣然必以正倫理為先未有倫理不正而恩義可篤者也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家人卦六二傳相親附猶骨之於肉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而不服上九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所貴治家之威者非徒繩治之嚴蓋必正已為本使在我持身謹嚴而無少縱弛則家人自然有所嚴憚而不敢踰越有所觀感而率歸於正凡御下之道皆然齊家本於修身則尤為切近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媟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正靜乃相處可久之道媟狎則玩侮乖離所自生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遺書下同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

具慶者可矣具慶謂父母俱存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伊川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伊川先生所作明道先生行狀孝弟者人道之本百行之原仁民愛物皆由是推之人能盡孝弟之道擴而充之至於極致則可以盡性至命矣　朱子曰此與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一意又曰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

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天下無理外之事亦無事外之理即其末而本已存即其粗而精實具本末精粗非二致也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今之孝弟者未必能盡性至命蓋行不著習不察故亦不能擴充之以抵作聖之極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伊川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後漢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

乎人知安寢與不眠為私愛其子而不知十起與不起亦私意也蓋事事物物各有自然之理不容安排父子之愛天性今子疾不視而十起於兄子豈人情哉著意安排即是私矣　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視兄弟之子亦如己子　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

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治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治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内不足也聖人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己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為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

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聖人所為至公無私安行乎天理何嫌之可避凡人避嫌者皆內有不足而不能自信者也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婦人從一而終者也再嫁為失節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餓死事極小所惡有甚於死也

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

知醫外書下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周行已字恭叔臨喪飲酒非禮也

買乳婢多不得已我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為害又不為已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慮之周盖如此

先公太中諱珦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

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兒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兒之女又寡公懼女兒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任子謂保任使之入仕諸父謂從父也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燠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

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孫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男僕曰臧女僕曰獲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蹹家

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即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絮羹謂羹也禮不絮羹為其詳於味也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

房闈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文集）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行狀○使人代爲孝敬之心安在）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事親以順爲主非甚不得已者固不可輕爲矯拂也）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

使不知其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横渠記説○所謂養志者也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詩説下同○兄弟友愛盡其在我不可視報以為施凡友而弟不恭不可學弟而廢其友弟恭而兄不友不可學兄而廢其恭

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

此故須從此始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不然猶正牆面隔礙而不可通行也

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撥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耳語錄提撥謂提起警策之也

近思錄卷六

近思錄卷七

宋朱子呂祖謙同編

葉采集解

出處凡三十九條

此卷論出處之道葢身既修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所當審處也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

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易傳下同○蒙卦彖傳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也自非人君有好賢之誠心則諫不行言不聽豈足以有為哉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需卦初九象傳靜退以待時而終至於失常者蓋其身雖退而志則動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伊川易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

之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羣然相比而不得所主茍焉為比而非可久邪媚求比而不由正皆不能无咎者也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伊川易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小人志在富貴故得志則驕溢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

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賢者素其位而行窮而在下初無貧賤之憂達而在上將遂行道之志以是而進何咎之有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乎欲貴之心勝則必不能安行乎素位而亦卒無可行之道矣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否卦六二傳身之否亨由乎時道之否亨由乎我大人者身有否而道無否也蓋否之時小人羣集君子不入其黨身則否矣然直道而行無所撓屈道則亨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

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隨六二與九五為正應然下比初九苟隨私昵必失正應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君子所貴者行義也世俗所貴者勢位也賁之初九所貴在下故為趾為徒行世俗以失勢位為羞君子以得行義為榮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伊川易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耕於莘野太公釣於渭濱之時是也有知止

足之道退而自保者張良疏廣之類是也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嚴陵周黨之類是也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四者雖處心有大小處義有得失要皆能高尚其事者若蠱上九陽剛之才超然斯世之表象謂其志可則者蓋指懷抱道德進退合義者言也

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艮上乾下為遯二陰初長固所當戒然乾

剛在上九五六二中正而應君子於此猶可與時消息不一於邪雖未能大正尚幸其小有可正也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强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此强之衰扶君子之道未盡消難彼之進抑小人之道未驟長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離下坤上明夷離明

坤地也明入地中傷明也初九傷猶未顯而文之象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蓋知幾而去之速處人之所難而不疑也楚王戊不設醴酒而穆生去之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當時雖申公之賢猶以為過其後申公受胥靡之辱至是欲去而不得矣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寛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

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在下則勢疎始進則交淺上未見信惟當安於守正寛以待人豈可求其信也求信之急則必汲汲以失其貞正之守求信愈急人愈不信則必悻悻以傷其事上

之義晉之初六未敢必於進也進而復退得正則吉未敢必人之信也寬裕以待之則无咎矣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卦之初為無位晉之始未當職任故寬裕以待其自信可也茍有官守不見信於上必將廢職失守急去可也豈容寬裕以處之哉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兆幾微之見君子知幾則可久可速不失其時矣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暌之

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睽卦六三傳賢者順是理之當然安而行之智者知其幾之必然固而守之皆謂必以正道而後合者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困卦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推致其命知其當然而不可免則無所撓懼而能遂其為義之志矣蓋命者出乎氣數而不可易義者在我裁制而不可違彼已定之禍福雖憂懼而何益行吾義而已

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獲於窮戹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隕獲猶顛隮也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困卦九四傳

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九三陽剛而處下卦之上在井則已渫治而可食矣然而無得於五故不見食文位剛而不中切於施為故憂惻異乎聖賢視用舍為行藏泰然不以累其心者矣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

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六二居中得正下卦為離故曰文明二與五應故曰應上爻位皆柔故曰體順時當變革則時可矣居中應上則位得矣文明體順則才足矣是處革之至善者然必待上下盡信而後革故辭曰已日乃革之謹之至也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革固不可遽然當其時處其位有其才豈容自已故辭曰征吉无咎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抱負才業急於有為每不暇謹持所向則反為才業累矣如荀彧之類是也

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艮卦六二傳在上位者當以正君定國為己任故有拯而無隨在下位者職守所在是當拯也職所不及是當隨也又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者如孔子嘗從大夫之列故請討陳恒然不在其位則亦隨之而已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艮卦象傳位者所處當然之分也處之不踰其分是不出其位也所謂止者當其分而已茍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為出位而非得其止者也況踰越常分

據非所據者又出位之亢者也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人之止易於暫而難於久易於始而難於終艮之上九止之終也止道愈厚是以吉也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伊川易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處卦之初未有所從則中無私繫虞

度所信得其正矣苟志有所繫則好惡成於中是非變於外所度者牽於私意安能得其正哉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命者窮達天壽出於氣質有必然之數義者是非可否本乎天理有當然之宜賢者惟知義之當然命固在其中矣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真知而安行然知命之已定則亦不敢越義以妄求故曰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孟子所謂求之有道謂不可以苟求也得之有命謂不可以倖得也是求無益於得者謂得非可以求而遂也此言要亦為中人以下者設爾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遺書下同○求之必以道不枉道以求之也得之必以義不非義而受之也所求所得惟

道與義而已命何足道哉○愚謂命雖定於事物之先實顯於事物之後義雖因事物而有實著於應酬之時如去就辭受之間要決於義也而後命從之以顯苟應事之時欲以命決之其可予故君子求之道義而已命不必言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遇患難但當審所以處之之道所謂義也若夫處置之後在已無闕則亦安之而已成敗利鈍亦無如之何所謂命也或遇事而不能處是無義也或處置了而不能放下是無命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尠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尠甚少也得失有命安起計度之私是利心也故不可入堯舜之道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與語也謂不能安受乎天命而有心於貧富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

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朱子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朱子曰實理與實見不同恐記錄漏字愚謂本以人心見處而言唯實見是非之理然後為實理蓋理無不實但見有未實耳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

晃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之童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此一節反覆推明實見之理最為親切學者要亦察理之明立志之剛知行並進豁然有悟然後所見為實見充其所見死生利害皆不足以移之矣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强然學者則須勉强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

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心有實見而後謂之有德此則不待勉強學者實見有所未盡則亦勉而行之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張南軒曰無所為而為之者義也有所為而為之者利也○愚謂義之與利始於毫釐之差實則霄壤之判有心於計較

利害者即是人欲之私有所為而為者也不論利害惟義所在者即是天理之公無所為而為者也聖人惟義之從固不論利害況義如是則命亦當如是又何趨避之有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趙景平問伊川曰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聖人處義不計其利然事當乎義處之而安乃所以為利也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釋氏

惡死則欲無生惡物欲亂心則滅絶人倫推其本心惟欲利己而已是賊義之大者

問邢恕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其利欲之心便至如此邢恕事見國史及語錄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不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媪笑也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歷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歷子（先生元祐初以大臣薦除校書郎三辭不聽除崇政殿說書未幾除侍講本注云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歷先生不請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戶部自為出券歷又不為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

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封親與封妻事體不同顯榮其親亦人子之至情謂之不當求則不可謂之當求則先生特召與常人異故難為言也○或云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朱子曰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士却不當如此伊川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其意謂要當從科舉法都變了乃為正耳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

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公孫弘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

至如後世賢

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

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己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己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外書○奪志則根本廢矣故妨功之患小奪志之患大

朱子曰科舉亦不害為學但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為害才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又曰科舉特一事耳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無能不知蔭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誠何心哉文集○聲病詩律有四聲八病今進士詩賦之學是也求仕非義謂投牒覓舉之類循理謂服勤事任似述世

風者也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孟子說○人之歆動乎勢位者皆有待於彼也惟不藉其力而利其所有則已自重而彼自輕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語錄下同○朱子曰人須是讀書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富貴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有求之之心愍謂眞知義理之可樂然後富貴不足動其心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

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恤惟義所在義之所在則死生去就有所不顧況夫懷齷齪之見畏人非笑而恥居貧賤豈有大丈夫之氣哉

近思録卷七